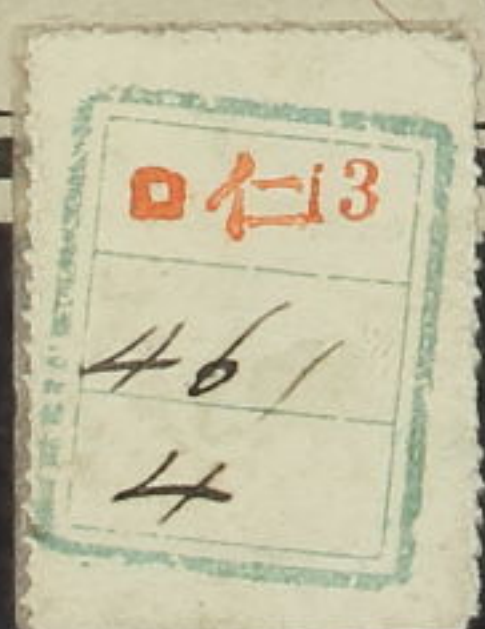




正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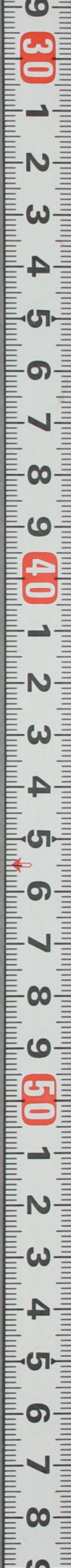
韓非子解詁全書

四



甲
為四
指
書

共
十



韓子解詁卷之七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安江信君實甫錄

說林 旧刊有上第
二十二字

原注。說文。說誘也。以言論入。使從已也。戰國之時。以遊說相高。故韓子採而成篇。名曰說林。則說亦多術。而不苦貧矣。纖株美櫟。互見迭出。斧斤入之。而皆可材也。按唐時已有上下篇。索隱廣說諸事。其多如林。故曰說林。○旧刊割喻老篇置此。卷首分說林。下篇以系卷第八。不知何換。

湯以伐桀讀以已同。增精。而恐天下言已爲貪也。因乃讓天下於務光。而恐務光之受之也。乃使人說務光曰。湯殺君而欲傳惡聲於子。增言將歸不義之名於子也。故讓天下於子。務光因自投。

461
4

東京大學
圖書印

朝非子津田補也

全冊の用紙は二部作
獨修 借 用 仕 立 也
此は 當 該 所 全 主 小 片 山 法 不 良

於河精神訓注因下有抱石字列子昔者堯舜偽以天

秦武王令甘茂擇所欲為於僕與行事按為於恐例讀行事

令就二官擇其所欲也增孟子孟卯曰增秦紀也卯索隱魏

未嘗與之言行事注使事也公不如為僕公所長者使也公雖為僕王猶使之於

公也讀言以公公佩僕璽始皇紀注蔡邕曰印信也古者尊

武子璽書追而與之此而為行事是兼官也

子圍見孔子於商大宰商謂宋孔子出子圍入請問客讀言

何如也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

今見之於君子圍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舊刊謂君

已見孔子舊刊君作已重複孔子二字亦將視子舊刊作視

指太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魏惠王為白里之盟將復立於天子原注更置也韓策作魏

立於彭喜謂鄭君曰君勿聽大國惡有天子小國利之韓策

房鄭作韓小國上有君與大不聽魏焉能與小立之舊君上

韓策天下小下並有國字蒲阪圓云吳注大事記案韓非子

云云戰國策所載與此同以白里為九重姚桐齡韓所謂將

復立天子者是時七國既稱王不以周為天子也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增春秋莊三十一年冬狄伐邢次

鮑叔曰大蚤邢不亡增補則字晉不敝增且夫持危之功增荀子注不如存亡之德

大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句齊實利句待邢亡而復存

之其名實美桓公乃弗救

子胥出志邊侯得之

邊境子胥曰上索我者始見以我有美

珠也令我已亡之矣我且曰子取吞之候因釋之

增史楚平

員奔吳吳越春秋曰子胥奔吳夜行晝伏出到昭關關吏執

之子胥詐曰王之所以索我者以我有美珠也今我已亡之

矣我將告子欲取之關吏因舍焉又燕策張丑誑燕境吏語

與此同而子取吞之下云燕王必當殺子刺子腹及子之腸

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害要且

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慶封為亂於齊而欲走越

舊刊按前章增齊景公三年慶封

奔魯遂奔吳詳載左襄二十八年

其族人曰晉迺奚不之晉慶封曰越遠利以避難族人曰變

是心也居晉而可不變是心也難遠越

讀雖更遠其可以安

乎言危也山璠曰說苑說

叢載暴之事正相類

智伯索地於魏宣子魏宣子弗予任章曰何故不予

宣子曰無故請地

索地故弗予任章曰無故索地隣國必恐

彼重欲無厭重積也策注

天下必懼君子之地智伯必驕而

輕敵隣邦必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國則智氏之

命不長矣

伯策同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

必姑與之

增吳注王應麟云此豈蘇秦所讀周書陰符者歟

書君不如與之以驕智伯且君何惜以天下圖智氏

惜作釋增釋舍也策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

注何舍此而不為也

鮑注改資云為智氏來伐之資

吳注與之以地猶質也皆非

君曰善乃與之鬴戶之邑智

伯大說

伯大說

伯大說

伯大說

因索地於趙弗與

策弗上更

因圍晉陽韓魏

有趙字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三

及之外趙氏應之內智民自亡

讀獨亡也東作遂
亡按自棄之自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安曰饑召兵

召招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成東邊荆

人輟行舊刊輟作輟非是河維騏曰任安善於揣齊

齊政宋使臧孫子南求救於荆荆人說荆曰宋策作許

救之甚歡讀言與臧孫歡也不爾與上大說臧孫子憂而反

其御曰索救而得今了有憂色何也臧孫子曰宋小而齊大

夫救小宋而患於大齊舊刊患作惡諸本作患策作惡此人

之所以憂也而荆王說必以堅我也我堅而齊敵荆之所利

也臧孫子乃歸齊人拔五城於宋而荆救不至建中虛曰荆

情悅而許之以堅其守使齊宋俱斃而已收漁人之

魏文侯借道於趙而攻中山趙肅侯增與魏文不相當當將

不許趙刻曰魏文十七年趙烈元年君過矣魏攻中山而

弗能取則魏必罷罷則魏輕魏輕則趙重魏拔中山孫本反

必不能越趙而有中山也是用兵者魏也而得地者趙也君

必許之許之而大歡與使者彼將知君利之也必將輟行君

不如借之道示以不得已也郭子玄曰越人之國以攻難戰

睢相此為秦獲遠交近攻而天下也有由矣

賜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賜夷子皮負傳

原注傳信也以繒帛為之出入而從至望邑增案蓋博望在關谷信案師古曰傳今過所也

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

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銜

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為神君也相銜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

也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

子為我使者即下舍人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為我舍人讀言

客則吾僅千乘之君也子為使者則吾尚萬乘之卿也子為舍人則吾僅萬乘之君也

始皇紀注主廟內小吏或曰侍從賓客者吳注田成子因負

類師古云親近左右之通稱遂以為私屬官吳注田成子因負

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里長里君之類讀言所至逆旅

見之待之甚敬因獻酒肉增云春秋未稱賜夷子皮者有三

其一楚賢人說莊臣術賜夷子

皮曰侍於屈春是也其二齊蒯商說稱范蠡變姓名者太史公列之貨殖是也其三齊人與田氏棄齊者元論訓私門成

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鳴夷子皮得成其難注殺簡公之難又墨子云齊景公欲封孔子以尼魯晏子止之孔子

乃志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鳴夷子皮於田常之門是也史記索隱引韓子云蓋范蠡也

于庫聞公猶怒將出子行止之曰需事之賊也遂殺簡公立平公此後八年越滅吳范蠡乃去越其時田常既棄齊孰與

為難而有出亡之事乎且范蠡賢者報吳霸越業已足矣何故更黨篡弑之賊以求顯乎索隱未之考耳原子禮曰范蠡

之隱不可蹤跡越王邑之子會稽猶晉文之封介山子推也國語云蠡之去浮五湖莫知其其所終極是為得實如史記所

云在齊居陶事跡淺顯越之君臣有置而不問哉廣輿記同庭包山有蠡宅鳳陽府蒙城有蠡冢並可以証林希逸曰致

士先從陶始却似此等意見世假借重以售茲多微此

溫人之周周不納客問之曰客耶對曰主人主恐王字見九傳或云士人增

東周葉周不納客即對曰主人也吳注姚云問其巷人東無

一本周不內問曰客耶對曰主人韓非文同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五

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謂非

客何也對曰臣少也而誦詩詩更有曰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增毛詩普作溥傳濱涯也今君天

子則我天子之臣也豈有為人之臣而又為之客哉策作周君天

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客哉故曰主人也也君使出之又見難一及內

儲下莊冲虛曰此段雖是權語却是理上有三分條達

韓宣王謂楊留曰韓策注楊留韓人吳注楊居尤吾欲兩用

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兩用田

成闕止策無兩字而簡公殺讀試通增策作魏魏兩用犀首

張儀而西河之外亡策注大事記魏惠後十三年張儀相魏魏不事秦秦以公孫衍代相儀留魏四

歲後說襄王人之乃去二人更迭用衍相儀留猶兩用也魏

亡河西地大概言之不必西人為相時也大事記魏惠後五

年以少梁與秦引此策云秦至是盡得河西今王兩用之其

多力者樹其黨策者下寡力者借外權原作小權今從舊羣

臣有內樹黨以驕主策有作或黨上有其有外為交以削地

策有作或削則王之國危矣策危上有必字唐荆川曰用得

地作裂其地則王之國危矣其人則一賢相足以成致理轉

相之功用失其人則兩用紹續味錄增希姓醉寐而亡其裘舊刊作裘宋君曰醉足以亡

裘乎對曰桀以醉亡天下而康誥曰酒誥毋彝酒者增者字

下彝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增齊桓九三年伐山戎至子

金仁山論
而猶與字者
而猶與字者
而猶與字者

春往冬反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
隨之遂得道絕句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
之陰蟻壤一寸而仍有水增言蟻封高水則乃掘地遂得
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增蒙求注引此三字至其所不知不
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
過乎杜陵詩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謁者操之以入舊刊操作操謬諸
而食之王大怒策無大字使人殺中射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
曰臣問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

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上殺臣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策
此五夫殺無罪之臣策夫作王而明人之欺王也讀言暴下之見
不如釋臣策無此四字王乃不殺策注吳曰自齊威宣燕昭使人
田駟欺鄒君田駟見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
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眒其一目舊刊映作映字典映眒
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而目眒君奚為不殺君曰不能勿眒
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王駟之於欺人瞽也君奚怨
焉鄒君乃不殺駟之誑人其素性為然猶瞽之

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於荆原注兩宦蓋樹援

鉏曰舊刊犁作犁增內儲下黎且假人於越而救溺于越人

雖善游子必不生矣舊刊游作遊言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

雖多火必不滅矣遠水不救近火也今晉與荆雖彊而齊近

魯患其不救乎舊刊勢用人見

嚴遂不善周君讀句嚴遂患之讀句井子章曰有缺文蒲改馮

沮曰增東周策作馮且嚴遂相而韓傀貴於君讀韓傀韓不

如行賊於韓傀之計術則君必以為嚴氏也劉辰翁曰殺韓

氏則兩斃矣增國策嚴氏為賊而陽豎與焉道周周君留之

十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韓使人讓周周君患之客謂

周君曰正語之曰寡人知嚴氏之為賊而陽豎與之故留之

十四日以待命小國不足以容賊君使又不至是以遣之乃

與此條意互相發山璠曰此事內儲下韓烈侯策及刺客傳

所載各有異同吳注大事記案史記韓世家烈侯三年嚴政

殺俠累一三年卒子文侯立十年卒子哀侯立六年韓嚴相

哀侯二事相去遠矣而嚴政傳乃謂嚴仲子事哀侯與韓相

飲累有卻使政刺累與世家不合蓋刺客傳誤策云東孟之會

會韓王及相皆在焉嚴政刺韓傀兼中哀侯又云東孟之會

嚴政陽堅刺相兼君許異嚴政刺韓傀兼中哀侯又云東孟之會

侯為君而許異終身相焉考之世家哀侯既殺其子懿侯即

位許異將誰相哉俠累既死烈侯在位十年謂之終身相可

也則此乃烈侯三年之事但策誤為哀侯耳又烈王五年韓

嚴遂殺哀侯解題引正義曰紀年晉桓公邑哀侯於鄭韓山

堅賊其君哀侯而立韓若山山堅乃韓嚴若山乃懿侯也增

此事國策誤合二事為一司馬遷兩存不決故溫公與劉道

原書蘇氏古史皆疑之大事記注考之未盡且史記年表也

家兩書韓嚴是嚴政之事乃嚴遂而弑哀侯者乃韓嚴通鑑

書嚴遂弑哀侯大事記因之不改當從史書韓嚴綱曰書廢

書合矣。韓嚴、韓遂、韓堅，一人蓋姓嚴，名遂，韓人也。吳氏分為二人，誤。韓山堅，陽堅，陽堅亦一人。豎溝，作堅形之誤也。蓋姓陽，名堅，或名山堅，亦韓人也。與東周潛通謀，且助韓之嚴遂，為內應，以弑哀侯者，刺客傳不載。陽堅，事者蓋欲舉，專政獨身，直往刺國君及相，以見其勇耳。吳氏亦考未盡。

張譴相韓增張良傳索隱韓有張譴病將死，公乘無正秦官見漢

百官志增公乘姓也魏文侯臣懷三十金賂之而問其疾，居

一月，自問張譴曰韓王自問疑增一本若子死，將誰使代子客

曰：無正重法而畏上，雖然不如公子食我之得民也。張譴死

因相公乘無正。

樂羊為魏將高誘曰文公之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烹

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於幕下而啜之盡。孟文侯謂堵師

贊曰宋共公作觀斯贊注魏人姚云後語作堵師案左傳堵師段

有堵師此堵亦姓也鄭有堵汝父並見左傳樂羊以我故有之字而食其

子之肉，答曰對曰其子而食之肉尚食之且其誰不

食？樂羊既字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又見人

孟孫獵此段不可別提人得麀，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

而求麀，答曰：余不忍而與其母。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

復召以為其子傅增說死貴德其御曰人問訓曩將罪之

今召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不忍麀，又且忍吾子乎？故曰：

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見疑，秦西巴以有罪益信又見

新刊韓非子解詁

潘南子微下
有而字來作
歸先至字求
應不有字在
二字上評連

成樂

曾從子善相劍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吳王好劍臣相

劍者也臣請為吳王相劍拔而示之因為君刺之衛君曰子

為之是也讀言子之言固是也增非緣義也為利也吳疆而

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紂為象箸而箕子怖舊刊無而字以為象箸為舊刊無不

盛羹於土簋則必犀王之盃玉盃象箸此文又必不盛菽藿

則必旄象豹胎旄象豹胎必不衣短褐增短當作短荀子衣

之褐亦短褐也齊俗訓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列子賦衣則

短褐釋文短音豎方言複襦也說文粗衣也又敝布襦也又

襦而欲竊之宋策隣有短褐注豎使之褐吳注一本短褐姚

本注短一作短韓文考異云短一作短方云貨殖傳用短字

董彥遠洪慶善皆辨古無短褐字賈誼貢禹貨殖傳班彪劉

平張衡傳凡六見班彪論漢書作短女選則用下管切是唐

儒兩用之故少陵以長纓為對而史記孟嘗傳國策墨子語

皆傳寫之誤云國策短一作短史記士不得短褐司馬貞

亦音豎班彪王命論短字韋昭云當作短襦也又淮南子坐

馬期純衣短褐高誘無說未必皆傳寫之訛柳子厚亦嘗用

之安知韓公之必不然乎兩存以俟智者圖曰作短誤齊俗

訓必有菅屨跣踣短褐不完者高誘注楚人謂而食茅茨之

袍為短褐大布據此則云高誘無說者失考

下舊刊食則必錦衣九重高臺廣室也稱此以求則天下不

足矣增言不足以聖人見微以知萌山璠曰見端以知末故

見象箸而怖知天下之不足也舊刊無之字

周公旦已勝殷將攻商蓋增墨子周公且非關叔薛三公東

武王誅紂伐奄注辛公申曰山璠曰左傳昔周辛公之大難

東方無道之國

卷之七

十

攻小易服不如服衆小以劫大乃攻九夷而南蓋服矣

通雅

云九尋在徐州甘魯之間焉厚齊以朝鮮東尋九種非也

紂為長夜之飲懼以失日

舊刊懼作誤增誤謔字讀言恐以長夜飲而忘日數也蓋紂猶知之

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

舊刊使下有人字

箕子謂其佞曰

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

一國皆不知而我獨

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增凌趙注醉者懼獨醒也

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役於越

舊刊從上有欲字

或謂之曰子

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為屨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為冠之

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遊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

增說

質無使字勝

其可得乎

說山訓莊子並載王元澤曰此亦警喻技劣而無聽所用亦竿瑟之類作隱語

陳軫

增魏策

貴於魏王惠子曰必善事左右夫楊

增微橫樹

之即生倒樹之即生折而樹之又生

喻軫遊諸侯皆合

然使十人樹

之而一人拔之即無生楊矣

舊刊作至

大字

舊刊無此以十人

之衆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樹之難而去之易也

子雖工自樹於王而欲去子者衆子必危矣

與孟子天下易生之物章相類

魯季孫新弑其君

增經世書曰三桓其君哀公

與起仕焉或謂起曰夫

死而始灰而血已血而血已血而灰已灰而土

讀血血也

無可為者矣今季孫乃始血其母乃未可知也

似灰也炭亦言之灰古語案灰者血者土人而灰其土也

貫字謂罪也乃盈欠文或云及字此後毒逆盜滋有不可知者也并子章云母灰訛言新弑其君其惡灰滅反土未可知

劉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十

也山璠曰母音無也耶古字
通未可知也言季氏存心

隱斯彌增齊大夫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

增物趙作暢時則訓暢月音暢月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

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離數創增言斧折其樹創

斯之兩推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寢之數也促難二吾士之

數弊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該有言

見淵中魚不祥索隱又見文子夫田子將有大事增言有

志事大而我示之知微增趙本將有事我必危矣不伐樹

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莊子山木楊子之宿於逆旅列子

更有逆旅人三字有妾二人其惡者貴美者賤美其一人惡八字

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讀父老人言主人也莊答曰列子答

美者自美列子上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列子上惡吾

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莊子列子並作楊行賢而去自

賢之心莊子列子並作行焉往而不美莊子列子並作不愛哉莊子

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衛人嫁其子增汜論訓而教之曰必私積聚為人婦而出常

也其成居幸也汜論訓有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其子因私

積聚其姑以為多私而出之其子所以自反者自字陪其

所以嫁舊刊陪其父不自罪於教子非也而自知其益富增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十二

知以富也。今人臣之處官者，皆是類也。增汜論訓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為出。

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事其左右，復見未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而不反，舍遂去。中山其御曰：「及見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善我，必以人言罪我。增管子客或欲見於齊桓公，請仕上宮，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亦用人，吾不仕矣。』」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為趙來間中山君，因索而罪之。」陳深曰：與西門約，鄭子陽事同。

田伯陽好士而存其君，白公好士而亂荆，其好士則同，其所以為則異。飯氏曰：以下字。公孫友友文是，自則而尊白里。

自刑之為則異。見所出其薦百里奚事詳說死臣術。堅乃自宮而諂拒公，其自刑則同，其所以者，山潘曰：往東走逐者亦東走，其東走則同，其所以東走之為則異。故曰同事之人不可不審察也。增田伯陽事未聞。

說林下舊刊制下篇系第八卷首有第二十三字。

增凌趙題注：近本皆自蟲有疏起。今据宋板增定九十六條，舊刊同。

伯樂教二人相踴馬。莊子馬蹄怒則分背相踴，牛馬類以足彈擊謂之踴。增漢武帝詔馬或奔踴注。

伯樂音博勞。相與之簡子既觀馬，人舉踴馬。聲類曰：踴也。伯樂音博勞。增言就馬事。

其一人從後而循之三撫其尻而馬不踴此自以為失相其
一人曰子非失相也此其為馬也踳肩而腫膝增踳肩短夫
踳馬也者舉後而任前腫膝不可任也故後不舉原注腫膝
能任也前有任之者後有舉之者任者無力則舉者無功也子巧於相踳馬而拙於任腫
膝文可証大事有所必歸夫原作大而今從旧刊而以有所腫膝而不
任智者之所獨知也

惠子曰原連置猿於柙中柙檻也微真則與豚同故勢不便

非所以逞能也逞當經課也

衛將軍文子見曾子曾子不起而延於坐席正身於奧正位

文子謂其御曰曾子愚人也哉以我為君子也君子安可

毋敬也以我為暴人也暴人安可侮也曾子不佻命也山命

鳥有翩翩原注音周者子雖浩二驕富貴豈至傲慢若此曲說愚人文子見大戴禮

此周蓋蚤距虛之類重首而屈尾將欲飲於河則必顛

乃徇其羽而飲之世雄曰言使一人之所有飲不足者讀飲

不能以飲也言不可不索其羽也世雄曰言求徇其羽者以

同龜狀似蠶蠶蠶首目色多青增管子欲小則化如蠶蠶狀相類而愛憎異

新刊華非子解詁 卷之七 十四

說苑人見蛇則驚駭見蠅則毛起漢書持螯婦人拾蠶利之

所在皆為寶諸大刺王子慶忌者內儲王作孟黃

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之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

馬時一其利緩駑馬日售其利急此周書所謂下言而上用

者惑也鳳卿案惑當作急雖云下言君上必採用者以當其

字疑矣凡論訓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

用也上言者常也下言者權也注用可否相濟也周書周史

所記之書桓赫增疑杜赫見國策曰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

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不可小也舉事亦然為其不可復

者也讀下衍文則事寡敗也

崇侯惡來知不過紂之誅也

遇言身免而不見武王之滅之也比干子胥知其君之必亡

也而不知身之死也故曰崇侯惡來知心而不知事比干子

胥知事而不知心聖人其備矣

宋太宰貴而主斷季子將見宋君梁子聞之曰語必可與太

宰三坐乎浦阪圓曰三坐宋君太宰季子同坐也齊東張儀

新進獨說大不然將不免與寧媚媚於寵之謂季子因說以貴

主讀言大夫也而輕國增貴主媚宋君輕國

楊朱之弟楊布列子弟衣素衣而出大雨解素衣衣緇衣

而反其狗不知而吠之列子而楊布怒將擊之列子擊作

通雅
之
君
復
星
以
對
名

楊朱曰子母擊也列子子母作子亦猶是也使女狗白而

生列子子嚮者注音向黑而來子豈能毋怪哉陳深曰以素

出以汚入狗耳惡之況於人乎

惠子曰昇執缺井子章曰當作決決以章為藉故或從革賦

決以象骨為之著右手持杆持杆桿同射用韜元臂以利弦者

謂之遂一物二名增字或作桿內則注桿拾也可以捍弦又

於左臂以遂弦東操弓關機王廣易注機弩牙也越人爭

為持的弱子打弓原道訓打鳥弓之弓注張也又尸子馮

非二五難記也欲鴻鵠之心切也山璠曰呂子慈母入室閉

戶故曰可必則越人不疑昇不可必則慈母逃弱子言恐誤中

字奇

桓公問管仲富有涯乎答曰水之以涯飲氏曰其無水者也

富之以涯其富已足者也人不能自止於足而亡其富之涯

乎山璠曰而亡屬下蒲阪圓曰范雎傳亡其言臣者賤而不

乎可用乎余有丁曰亡字轉語猶言無乃也舊讀而亡絕句

宋之富賈有監止子者與人爭買百金之璞玉因佯失而毀

之負其百金讀負而理其毀得千鎰焉事有舉之而有敗

者十四字句而贊其咄錢母問語母權子之義後世也舉之

者金而獲千鎰也負之時也言得時義也增言舉事者或有

以無舉者為賢不知此乃聰慧如監止者負

有欲以御見荆王者衆騶所之因曰臣能擻鹿見王舊刊擻

按據道作綴謂生絲繫箭以射飛鳥也說文微旁擊也又與擊通莊子可証增旁擊也於義不通山璠曰當作微子虛賦微受訓飯子道曰山氏意蓋謂臣能微獲鹿王乃御車使之微鹿而不能及故世代人代而御之王為御不及鹿自御及之王善其御也乃言衆矚如之

荆令公子將伐陳丈人送之曰晉疆增言晉必救陳與楚戰也不可不慎也公子曰丈人奚憂吾為丈人破晉丈人曰可吾方廬陳南門之外廬廬凶居也公子曰是何也曰我笑勾踐也為人如是其易也易輕已獨何為密密十年難乎增如思孝菀悅密春也厚卿按言舉車之易一誠如子之言則越王何為後十年之後遂其志也而密辛苦如彼堪笑也反諷公子謀大事輕舉也山璠曰越語范蠡曰夫十年謀之而一朝棄之其可乎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逃之舍於家人民家家人藏其皮冠

懼許由之盜之也讀言為許由韞藏之也井子章曰以許由為藏其皮冠並迂夫弃天下而家人藏其皮冠是不知許由者也言家人恐許由盜其皮冠預藏之於韞是不知其為讓天下之人也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汝亦不患臘之至增臘祭名秦紀正義十月臘日也廬蓋反而茅之燥耳茅包氣物增燥恐焦字誤飯子道云耳字語助東周策夫鼎者非效壺醢醬瓶耳可懷快提挈以至齊者若又奚患於是乃相與聚喂其母而食之增喂苦怪反孟子注相與食之也

故謂之曰彘臠人乃弗殺需者豕豕是也擇疏鬣自以為廣官大者之一且鼓臂布草燥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

蟲有虻者原曰注或作蚺增山璠曰韻會虻字注引爾雅翼載此文虻作蚺顏氏家訓吾初讀莊子蚺二首韓非子曰蟲有蚺者一身兩口爾雅諸書蠶蚺名蚺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檢古今字詁此亦古之虻字蒲反圓曰字書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十七

蛇胡恢切與蝮音近注蝮物 一身兩口爭相齧也增山璠曰

趙一作蝮 蛇蝮並恐蝮字誤 逐相食因自殺人臣之爭事而亡其國者皆蛇

類也

宮有堊器有滌則潔矣行身亦然無滌堊之地無當作有并

之地也則寡非矣

公子糾原文非 將為亂桓公使使者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

視不見增心不 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事在莊

公孫弘增中山萊司馬喜使趙為己求相中山公孫弘陰知

絕之曰吾不與子為昆弟矣公孫弘曰我斷髮子斷頸而為

人用兵不以斷頸 我將謂子何周南之戰增周南戰伊闕也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左傳僖廿

罪也增大誓商惡貫盈左傳使 子姑待之舊刊子上有遂去

字答曰 吾恐其以我滿貫也讀言殺我以 遂去之舊刊無 故

曰物之幾原注危也 者非所靡原注也 也山璠曰幾讀如見幾而作

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鈞名也導道通言也廖文英

誰能說破子西何以獲此高名也一曰鈞當作 子貢曰賜也

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子貢謂子西之為人疑人也或曰疑有脫語 孔子曰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十八

寬哉讀言不寬也宇迪曰不被於利絜哉山璠曰寬絜當易

句讀言不被於利民性有恒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字疑行

子西不免讀句蒲阪圓曰白公之難子西死焉實孔子故曰

直於行者曲於欲卿案為物欲所曲

晉中行文子出亡見說苑權謀篇文有異同史記過於縣邑

從者曰此嗇夫秋時蒲阪圓曰魏策使其舍人為見者嗇夫

賦注書注主幣之官秦制卿有嗇夫職獄訟收公之故人

主人為公廼春秋未諛語比大夫於諸侯者其原蓋本於楚

謂伯有公奚不休舍說苑奚作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

此人說苑作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

也我過者也振救也荀子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振上當

是不振以求容於我者家語解政王注作吾恐其以我求容

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周遯原注魏人魏策作謂官他曰東周策高注為我

謂齊王曰以齊資我於魏請以魏事王策以齊以上十一字

於魏官他曰不可是示之無魏也策是示齊輕也注遯魏臣

重也齊王必不資於無魏者而以怨有魏者策作天齊不

魏者讀言為力能制魏者所怨也增西周策注有公不如曰

也必囚公策公不如至此二十七字作故公不如不有魏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十九

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讀北夷產裘原道訓句而不售士自譽

辯而不信者也

荆王伐吳說苑權謀篇載吳使沮衛蹇融犒於荆師左傳昭五年吳

子使弟蹇勞也舊注荆將軍曰縛之殺以釁鼓問之曰女來上乎

舊注答曰上吉乎曰吉荆人曰今荆將以女釁鼓舊注

無以欲字其何也說苑奉使答曰是故固通又東周策其所以

吉也說苑是吾吳使臣來也舊注固視將軍舊注將軍

怒將深溝高壘將軍不怒將懈怠今也將軍殺臣則吳必警

守矣且國之上非為一臣上夫殺一臣而存一國其不言吉

何也且死者無知則以臣釁鼓無益也死者有知也臣將當

戰之時臣使鼓不鳴荆人因不殺也信無也字一本注楚人

智伯將伐仇由呂子權勳文大異精神訓注近晉之狄國也

廣事因隨人以其公由卒亡無備故也注夷國屬臨淮漢志

由作猶又九域圖并州有仇猶城引此吳注括地志云并州

孟縣外城俗名原仇山又史記樗里傳作仇猶韓子仇繇呂

子春秋權勳劉氏外紀夙繇高注或作仇西漢志臨淮乃泗

之連水羅氏路史謂非智伯所伐者音求字又作仇通

雅云公猶今之泗州通典泗州連水縣漢公猶縣南齊設董

州治連水智按郡縣志沐水俗名連水今沐陽縣也漢之公

猶今泗州也春秋仇猶國今大原府孟縣也有仇猶城智伯

欲伐由即此羅氏路史謂智伯所伐為連水大誤矣又云

修文御覽列品覽曰中山有夙繇者智伯欲攻之升庵引夙

繇則呂覽而道難不通義道險難乃鑄大鐘遺於仇由之君

刊無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

三十一

御覽制
伐同有
人字無
星字輯
下无有
字陳字
作有或

此同不可此小之所以事大也而今也大以來讀言大國以此來請也
卒必隨之讀卒兵卒也不可再也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
枝因斷轂而驅高誘曰山中道狹故至齊七月而仇由亡矣
正義七月作十九
越已勝吳又索卒於荆而攻晉左史倚相見魯昭十二年謂杜氏曰楚史名謂
荆王曰增荆王惠王也說夫越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
讀大甲言壯魁之士能衣大甲者增說死立節越甲至齊又家語屈節銳兵盡於齊重甲困於晉越兵以甲為名蓋其軍制今又索卒以攻晉示我不病也不如起師與今吳作以與
荆王曰善因起師而從越讀言就軍與戰也越王怒將擊之大夫種
曰不可吾豪士盡大甲傷我與戰必不克舊刊作魁不如賂之乃

割露山蒲阪圓曰蓋之陰五百里以賂之史記越滅吳而不

東侵廣地至泗上陳深倚相策所謂擊其階阪

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兩十日夜星言夜左史倚相謂

子期曰兩十日甲輯而兵聚山璠曰恐有誤說死指武作吳必夜至甲裂墨壞彼必薄我

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讀言成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

荆陳陳列而及左史曰吳及復舊刊作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人

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吳軍蒲阪圓曰魯哀

十年楚公子結伐陳吳使延州來季子救之交綏與此異

韓趙相與為難韓子魏策無索兵於魏曰願借師以伐趙願策

下有得字增魏文侯曰寡人與趙兄弟不可以從趙又索兵

以讀曰與

以字
同刊無

以攻韓文侯曰寡人與韓兄弟不敢從二國不得兵怒而友

已乃知文侯以構於已讀構講同和也內儲下為魏王構之

正周策注講和解也吳注史甘茂傳索隱曰鄒氏講讀曰構又曰漢中構講兩字常雜構構購亦然今九為和之義者

定讀從構為交結之義此乃皆朝魏為諸侯此事蓋在韓武子

者字當從木後並放此乃皆朝魏為諸侯此事蓋在韓武子

時楊慎曰魏不助亂以得二國之心甚奇

齊伐魯索讒鼎讀呂氏春秋作岑鼎增左傳讒鼎之魯以其

賈原注賈與鴈同舊刊作鴈往齊人曰賈舊刊作鴈也魯人曰真也齊曰使樂

正子春來呂子審為新序節吾將聽子魯君請樂正子春樂

正子春曰胡不以其真往也君曰我愛之答曰臣亦愛臣之

信列子履信篇昔齊攻魯求其岑鼎魯侯偽獻他鼎而請盟焉齊侯不信使柳季云是則請受之魯使柳季柳季曰君

以則為國信者亦臣之國今欲破臣

之國全君之國臣所難也乃獻岑鼎

韓咎策注大子立為君而策有未定也弟在周增韓策韓世家

大事記史襄王十一年太子嬰死外公子嬰爭為太子

子時蟻風質於楚楚欲內之遂圍雍氏蟻風遂不得歸韓

立咎為太子國策與世家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原注

所載參錯重複不可詳考周欲重之而恐韓咎不立也原注

者不立其弟也增策恐韓咎入韓蔡母恢曰西周策高不如

之不立也注非山璠曰咎當作之蔡母恢曰注周臣不如

賊也策效作効增效致也

靖郭君人問訓注齊威王子封將城薛客多以諫者策無靖

郭君謂謁者曰策無田田為客通策無田齊人有請見者策無田

臣請三言而已策有過三言一策作益臣請烹策注所誅靖郭

君因見之客趨進曰

葉趨下

海大魚

楊慎曰三字

因反走

訓因靖郭君

葉刪此

曰請聞其說

人間訓請作願

葉請以下

作則靖郭君

復有客曰

鄒字

臣不敢以死為戲

靖郭君曰

郭無靖

願為

寡人言之

之注亡無

同言無此也

答曰

葉答

君聞大魚乎

有網不能止

繳不能結也

葉新序雜

並同

蕩而失

水

葉注集韻蕩放也言自放

蠅蠅得意焉

葉注蠅蠅得意

而失

齊

奚以薛為

君失齊

雖隆薛城

至於天

墨子旗熾篇城

猶

無益也

靖郭君曰善

乃輟不城

薛

葉無不字

是以

中

荆王弟在秦

此條又見

秦不出也

子午使於秦

秦囚之

中

射之上曰資臣

白金臣能出之

因載白金之

晉見叔向曰

荆

王弟在秦

秦不出也

請以白金

委叔向受金

非是則

晉平公曰

死

可以城

壺丘矣

增左傳

晉人以宋

五大夫

注

若禁之我

為我出

荆王之弟

吾不城也

彼如出之

可以德

荆

善乃城

壺丘謂秦公曰

秦伯時

為我出

荆王之弟

吾不城也

秦囚出之

荆王大說

以鍊金

好金見

百鑑遺晉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七

二十四

闔廬攻郢

魯定四年

戰三勝

問子胥曰

可以退乎子胥對曰溺人

者

讀言溺入於水也

一飲而止

讀其人飲水也

則無溺者以其不休也不

如乘之以沉之

趙本注喻楚常為五患不如因而溺之

鄭人

宋人

有一子

將宦謂其家曰必築壞墻是不善人將

竊其巷人亦云不時築而人果竊之以其子為智以巷人告

者為盜

已見說難

金澤

林寬季客校並書

韓子解詁卷之七終

韓子解詁卷之八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

松山永子雲

校

觀行

旧刊有第二十四字

明主獲法術之士以為寶鏡利於自見無咎見疵明過之事是謂觀行之道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

短不也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日失鏡則無以正身

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弦以自緩

防序文注引作自緩云韋皮繩喻緩也

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

弦急也喻急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八

故以有餘舊刊脫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數術也謂法一曰智有所不能立原注在二

曰力有所不能舉原注在三曰彊有所不能勝原注在故雖

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鳥獲之勁而不得人

助不能自舉有資育之彊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勢舊刊作

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使也舊刊作離朱孟子所謂離婁

易百步而難睂睫非百步近而睂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王

不窮鳥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

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

言勢可為者

有生死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

之恐所淺深矣季布傳有以關陞下韋昭云關見陞

注猶善惡也言觀其喜怒以關人主善惡今韋深故明主觀人不

使人觀已明於堯不能獨成鳥獲之舊刊無不能自舉資育

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言知不惡法術之士

離朱鳥獲盜跖曾史等語言雖

安危舊刊有第二十五字陳深曰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

惡舊刊有三曰生歿舊刊作隨法度言守四曰有賢不肖而

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舊刊通

聖人必知
禍而避何
肯立奔車
覆舟之險

七日有信而無詐舊刊危危道一曰斷削於繩之內二曰斷
割於法之外繆稱訓繩之內與繩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
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
則人失其所以樂上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
尊不重死則令不行舊刊有
使天下皆極智能於儀表盡力於權衡讀儀表權衡皆言法令也以動則
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於為是愛身於為非不敢自棄
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舊刊作常立山云功名篇國
家久安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五雜俎奔車之
之下無伯夷性之者也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鬻
習之者也山云孟子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即此意金谷

世雄曰當危急時仲尼之智不能施計伯夷之廉不能相讓也故号令者國之舟車也安則
智廣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饑而食寒而衣不令而
自然也先王寄治理於竹帛讀竹帛謂法令之其道順故後
世服今使人饑寒去衣食舊刊作去饑寒雖資育不能行廢
自然雖順道而不立彊勇之所不能行則舊刊作雖上不能安上
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讀十二字句言下財已盡而上
以應上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為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
不成聞古扁鵲之治甚病也扁鵲黃帝時人甚病與以刀刺
骨聖人之救危國也耳注引此文危國下無也字佛作佛云
字書佛以忠拂耳刺骨故小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
違也

逆在心而久福在國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讀言以拂耳之諫為福也山云安作福以忍痛故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陳子淵曰治病在忍痛撥亂在

人主不自刻以堯刻猶期也或曰刻剋已之刻而責人臣以子胥是幸殷

人之盡如比干盡如比干本不疊此四字今從旧刊補之則上不失下不亡

上不失天下不亡其國讀言人主之所冀望在上雖不仁下皆忠臣也下皆忠則上不失下不亡矣其所冀望者如此而不失上下之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臣旧刊作盡如比干故國不得一安原注言人若以桀紂自待而以比干子

看言不盡力於權衡以御其臣故有田成之臣也注臣作身誤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漢書注齊民平民也如此則上無以使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彊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故齊故旧刊無下故字故固通萬乘也讀上段言田成故此舉齊國為况而名實不稱上空虛

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言齊主失柄故臣得以成其篡弑

也旧刊作得奪主殺天子也山璠曰齊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讒諛面以詐譌為貴誅於無辜無罪使

偃原注僂人也以天性剖背以詐偽為是天性為非小得勝大矣

原注誅賞不明是以名亂同屬卿按上以天性二字恐行明主堅內原注言故不外失

失之近遠謂朝廷而不亡於遠者無有猶未之有故周之奪

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秋毫於境而况

敢易位乎言不能秋毫侵取其地况敢易奪其位明主之道

忠法盡力其法忠心盡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竟無膠漆之

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置立也荀子儒效篇無置

大義枚乘書舜無立錐之地趙策蘇秦曰臣聞堯無二戶之

分舜無咫尺之地注此說土無地之辭且舜顓頊之後有國

特在下爾於後世而得結舊刊得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

守道旧刊有第

聖王之立法也王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

以刊衍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讀情

盡者名立讀言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秋春秋言賞罰好惡

流言止焉惡言死焉注死猶盡也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鄭康成云死之言漸漸消盡也

飾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

而務至於任鄙增史記力則任戰士出死奮發也而怨作

是為責責守道者舊刊作出懷金石之心以死作之節

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責責守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

完矣陳梁曰賞罰

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山璠

其所易內儲上殷法刑并灰傳曰無弄灰所易也故君子

與小人俱正增當作小人與盜跖與曾史史曾參俱廉俱廉張之

則身不全責有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謂

可取之時也素了凡曰意在明法故抗其詞

明主之守禁也責有孟賁夏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

害於其所不能取讀言為明主所侵害也言責有無故能禁

責者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愚邪者及

正人勇愿巨盜貞則天下公至作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於伯夷不妄取八字句雖伯夷亦危也

子章曰危免之訛非是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禍伯夷則不妄取故云

子綽云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謂以善人而姦人不絕也此二字餘

法度量法下推信則伯夷不失是言不見為非也而盜

跖不得非不得法分明則賢不得奪讀不失榮名也而強

得暴寡託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其不失姦人不微幸

寄千金於羿之矢言置千金於羿彀中則伯夷不得亡狐通

姓墨名台見孔叢子注伯夷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而

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姦必許人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

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售不用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

予不舉六卿宰子六卿皆亂臣也言國無亂臣也通雅曰闕

田常為亂則誤矣東書不著子胥子胥諫夫差死

救主之京山詳之盜跖之心伏明則法度

圖人君無入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甘服恐甘

屈也而無瞋目切齒瞋目切齒

傾取之患舊刊瞋作瞋切齒刺客傳索人臣垂拱於舊刊有全

賊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字看嗟惜切鳴也之禍原注君臣

矣增刺客傳搥索隱掌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九手扼

右手也聚脣或焦脣呂子順氏焦脣乾肺或聚眉即攢眉也

服虎而不以桎桎論語注云禁暴而不以法難法立人易守

塞偽而不以符契符也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桎

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

也立法所以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也為符非所以豫尾生

也預備也增獲秦曰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

也水至不去抱柱而死策注即微生高也案古今人表微生

高亦作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欺不獨字恃比干之死節

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持舊刊怯士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

守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為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

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

法今本法作賞讀言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

於賁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明舊刊於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

則守國之道畢備矣言法制不立刑罰不信則盜賊猶有

殺身故不盜况

常人知之乎

用人旧刊有第
二十七字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
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盜跖不亂如此
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以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
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宜適也鄭風緇衣勝其
之宜蔽我亦故造官勝堪
任也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原注
法立
則見功績負荷也任也兼
官則責多而力不給也故內無伏怨之亂讀伏怨
蓄怨也外無矯
服之患服言心
服也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恐脫
爭字使士不兼官故
技長使人不同功功下
同故莫爭訟飭令作
莫爭言爭訟止技長立則
彊弱不蔽力讀蔽與角通
校也競也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

至也

釋法術而心治任心為
治也堯舜一有
舜字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

度治要脫
度字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長短差擇也
次也王爾

評論奚仲
魯般字也
孟子所謂
公輸子者
正其人也

守規矩尺寸治要守
作執則萬不失矣言萬不
失君人者能去賢巧

之所不能治要有
字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孫鑛曰此言廢
法不可為治明主立可為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

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以罪而不見偃荊見荊
危荊見荊
危而

平平地
也而不過旧刊
作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

下之恩係本
作心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增山曰
禮記喜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

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之難知之心如此則怒積於上怨積

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此誠人君以喜怒為賞罰也

明主之表興舊刊作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為故

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

而動因攢而縫攢攢通穿器也用之穿物曰攢字與口讀書通訓通作攢剪衣之形隨其形而縫之讀婦

誅故上居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縫衣必攢摺其所通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亮不得也讀言雖亮不能也而世未嘗無事也

舊刊也作之非增秦策天下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

可與救危國故明舊刊作人主厲廉恥招仁義山曰招猶揭也莊子曰虞氏招仁義

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孫鑣曰此等語又

字誤莊子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說故人主結

其德書圖著其名書當作畫書如字亦通上文圖人主樂乎

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舊刊作威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

乎以一負二負荷也謂兼官也責多而力不給也原曰注謂

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

於此不察私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偷

快言偷苟且也快快二不滿也君宜備之然侮數以德追禍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九

九

按事反其實也原旧注禍賊當誅
而反以德報之也禍旧刊作禍
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

有易身之患言易主也自君言之故不云主而云身

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猶偏則私怨生人臣失所長而奉難

給則伏怨結也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

不省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原

人主喜怒無常則臣下生心人主喜怒無常則臣下生心是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

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民見憎不能盡力而勢功魯人見

說而不能離死命不避國而親他主見憎見說皆為如此則

人臣為隙穴隙心窺主也言挾篡盜之心也孟子鑽穴而人

主獨立以隙穴之臣而事獨立之主此之謂危殆

釋儀的讀的為射者表儀而妄發雖中而不以釋法制而妄怒雖殺

戮而後人不恐罪生叩裊歸心伏怨乃結言不誅其

其連坐者也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

法極通讀非此交文耳而死無螫毒故後人服原注聖人以無心發

天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羿復立亦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

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蔽天地德極萬世

矣極至也

夫人主不塞隙穴以牆而言而勞力於楮墨讀外飾也楮暴兩疾

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言內

蕭牆疏屏也而固金城於遠境言折衝也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

乘之交於千里飄風一旦起則賁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

禍莫大於此言人主不可忽也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

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

國溺者說林上利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必不生矣如此則上下親

內功立外名成此本廢法求治忽也

功名

舊刊有第二十八字陳深曰得天得人得技得勢則功名成孫月峯曰公子固好用此排字法是波瀾是

頗挫亦自可喜合二為一見變固佳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

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喻老冬耕之稼後稷不能羨也逆

人心雖賁育不能盡人力故得天時則不勢舊刊脫勢字群書治要亦有

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趣促也而自勸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

勢位則不推進而名成治要脫推字作成名若水之流若船之浮守自

然之道行則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而

下舊刊而字非臨千仞之谿舊刊十誤材非長也位高也樂為

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竟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

不肖也位界也千鈞得船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鈞作金

輕錙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

之制賢也以勢大主者天下力以共載之戴通晉語故安

衆同心以共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刊

行一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舊刊作相持誤而成形
影相應而立七啓注引故臣主同欲而異使恐便字人主之
患在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
何孟春曰是言兩喻俱奇特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
至治之國君若梓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讀技臣之材也故
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易舊刊作便凌於事立功者
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言世人謀功
其一而末得其二也三者相俟而後大功立矣增近者已親
飯子道曰不足猶不饜也今按惟日不足之義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
不載於世增不為世所推奉也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

鳳翔樓
作信文云
於信

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
勢原注人主德盛則勢尊勢尊則多助多如此故人山之功
長立世楷本作常立選注同解於國家而日月之名日月名
注作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
北面而收功也舊刊作

大體舊刊有第九字

古之原注辭既通顯意亦醇細不詭於道陳幾此篇
補王維禎曰此篇似記軼句新起然上
引四子講德論注全人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讀觀

因字意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治
心累已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不逆

天理不傷性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文選注作垢非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引猶入推猶出也言出入必於繩墨而不違也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法急緩法度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在乎人自為善則賞已為不善則罰已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讀朝露之在草上圓而未散及午則散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於旗幟創傷也雄駿之士豪傑不著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盂功著于盤盂銘篆著壺鑑又云功績銘于金石著于盤盂盤盂之器皆銘其功趙策著之盤盂鮑注取太公為武王傳有孔甲盤盂取義以名書記年之牒空虛故不載故曰

利莫長於簡福莫久於安使匠石見莊子以千歲之壽操鈞規矩舉繩字墨而正太山使賁育帶良劍而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功以敗太山之體不使賁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全法君子樂而大蒞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紀綱故使人無離法之罪讀羅法也詩維離於羅之離也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無作不治上上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治要必載讀謂君上如天地也覆育太山不立好惡不擇土石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澤之心如天地也故能成其富管子海不辭土石故能就其高明主不通小助不擇細故能成其富不辭土石故能就其高明主不

厭人故能成其衆陳思王表江海稱其大者以不容注墨子曰江河不惡小谷之滿也故能大又李斯書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大又李斯書太山不讓土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故大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讀如因山谷也增字云治要歷作措置而國家富上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山川歷藉義同言治要伏怨作上下交順以道爲舍舊刊順作模似勝言朴素伏行非也故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也喻老篇爲之故至也欲之則德無舍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八終

